

聊齋誌異

名著短篇筆記小說



新式標點 聊齋誌異目錄

第一卷

考城隍	瞳人語	畫壁	種梨	勞山道士	長清僧
狐嫁女	嬌娜	妖術	葉生	成仙	王成
青鳳	畫皮	賈兒	董生	陸判	嬰甯
聶小倩	水莽草	鳳陽士人	珠兒	小官人	胡四姐
祝翁	俠女	酒友	蓮香	阿寶	任秀
張誠	巧娘	伏狐	三仙	蛙曲	鼠戲
趙城虎	小人	梁彥	紅玉	林四娘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王者	陳雲棲	織成	竹青
樂仲	香玉	大男	石清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苗生	姊妹易嫁	番僧	李司鑑	保住	水災
諸城某甲	戲綫	阿纖	瑞雲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二則	中氏	恆娘	葛巾	黃英	書癡
齊天大聖	青蛙神	晚霞	白秋練	金和尚	丐僧
蟄龍	小髻	霍生			

第二卷

狐諧

續黃梁

小獵犬

辛十四娘

白蓮教

胡四相公

仇大娘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連瑣

白于玉

夜叉國

老嫠

姬生

大力將軍附錄魃戰雪蓮一則

劉海石

犬燈

連城

汪士秀

小二

庚娘

宮夢弼

狐妾

雷曹

賭符

阿霞

毛狐

青梅

田七郎

羅刹海市

公孫九娘

狐聯

翩翩

促織

向杲

鴿異

江城

八大王

邵女

顰仙

梅女

郭秀才

阿英

牛成章

青娥

鴉頭

余德

封三娘

狐夢

章阿端

花姑子

西湖主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荷花三娘子

金生色

彭海秋

新郎

仙人島

胡四娘

僧術

柳生

聶政

二商

祿數

第三卷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冤獄

劉夫人

神女

第四卷

湘裙

獅子

素秋

蕙芳

楊疤眼

菱角

佟客

褚生

美人首

安期島

紐針

狂生

盜戶

羅祖

梓潼令

喬女

蕭七

龍戲蛛

邢子儀

愛奴

霍女

山神

薛慰娘

桓侯

孫必振

橘樹

賈奉雉

馬介甫

顧生

役鬼

陸押官

小梅

布商

庫將軍

田子成

粉蝶

張不量

木雕美人

三生

雲翠仙

周克昌

三朝元

陳錫九

續女

彭二擗

司文郎

王桂菴寄生附

錦瑟

紅毛氈

金永年

長亭

顏氏

鄱陽神

夜明

于去惡

張鴻漸

跳神

呂無病

褚遂良

房文淑

負尸

孝子

席方平

小謝

錢流

鳥語

鳳仙

嫦娥

鐵布衫法

崔猛

公孫夏

象蛇

鞠藥如

偷桃

尸變

雹神

口技

噴水

僧孽

王蘭

山魃

三生

海公子

夜中怪

耿十八

丁前溪

王六郎

宅妖

義鼠

蛇人

四十千

九山王	灘水狐	陝右某公	司札吏	司訓	段氏
狐女	王大	男妾	汪可受	王十	二班
募緣	馮木匠	亂仙	泥書生	蹇償債	驅怪
秦生	局詐	曹操塚	罵鴨	人妖	韋公子
杜小雷	古瓶	秦檜	臙脂	雨錢	雙燈
妾擊賊	捉狐射鬼	鬼作筵	閻羅	寒月芙蓉	陽武侯
酒狂	武技	雛鴿	商三官	西僧	泥鬼
夢別	蘇仙	單道士	五殺大夫	黑獸	酆都御史
大人	柳秀才	董公子	冷生	狐懲淫	山市
孫生	沂水秀才	死僧	牛飛	鏡聽	牛痘
周三	劉姓	庫官	金姑夫	酒蟲	義犬
岳神	鷹虎神	齧石	廟鬼	地震	張老相公
造畜	快刀	汾州狐	龍三則	江中	戲術二則
某甲	衢州三怪	拆樓人	大蝎	黑鬼	車夫
碁鬼	頭滾	果報二則	龍肉	念秧	武孝廉
閻王	布客	農人	長治女子	土偶	黎氏
柳氏子	上仙	侯靜山	郭生	邵士梅	邵臨淄
單父宰	閻羅薨	顛道人	鬼令	閻羅宴	畫馬

放蝶 河間生 藥僧 楊大洪 砒蟬 宅妖 堪輿 蔣太史 折獄 醜狐 電神 韓方 花神

鬼妻 杜翁 太醫 張貢生 野狗 靈官 寶氏 邑人 禽俠 錢卜巫 李八缸 太原獄

醫術 林氏 農婦 丐仙 狐入瓶 細僂 劉亮采 于中丞 鴻 姚安 老龍船戶 新鄭獄

夏雪 大鼠 郭安 耳中人 于江 血生 餓鬼 王子安 象 采薇翁 元少先生 浙東生

何仙 胡大姑 查牙山洞 咬鬼 真定女 湯公 考弊司 牧豎 紫花和尚 詩讖 周生 博興女

潞令 狼三則 義犬 捉狐 焦螟 王貨郎 李生 金陵乙 某乙 毛大福 劉全 一員官

新式
標點

聊齋誌異

淄川

蒲留仙著述

崑山

何樂銘標點

考城隍

「人生百行，孝爲先。明義開宗第一篇，泣涕陳情，予假日，歡承萱草喜延年。」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熹，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廡，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卽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卽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旣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旣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

傳，惜亂後無存，此其路耳！

瞳人語

『目淫原自意淫來，眸子盲時萬念灰，天視未遙從我視，轉移捷徑在靈臺。』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葦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豔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臉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蔽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出，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邊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啓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而與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然見凡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俄追及，乃其子婦，心報氣喪，默不復言。友僞爲不知也者，評隲殊襲。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關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微笑拈花壁」上。姝疑雲疑雨兩模糊，從來幻境由心造，試問黃梁夢有無？」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畫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裙，回視則垂髻兒，靦然竟去。朱卽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與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旣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朱，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尙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朱視女，髻雲高簇，髻鳳低垂，比垂髻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鞞，鏗鏘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擊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者，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括，女大懼，面如死灰，張

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韓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踞蹠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栗。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卽起歷階而出。

吳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而大悟，披髮入山也。』

種梨

『任教慳吝徧人寰，天道原來是好還。頃刻花開頃刻實，神仙遊戲警貪頑。』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纜，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芽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卽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鐮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

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衆中，引領注目，竟亡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迹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卽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憤憤，愁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糒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願學神仙一念癡，樵薪蘇草苦難持；只求授得穿窬術，似此居心已可知！』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頸，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士曰：『恐矯情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之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繯，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尙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伺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盞盞，競飲先釀，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爲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

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來。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遺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轟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愴父，喜疾毒而畏藥石，遂有砥礪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給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驚魂初定，憶前身，墮落何曾味夙因？風景不殊還舊寺，應知儂是再來人。」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

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斯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

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患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卽有諸僕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颺，宜卽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翌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旣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俾勿損壞。』衆唯唯。乃行。旣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曰：『我卽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迷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寫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人默默誠篤，年僅而立，而軀道其八十餘年事。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狐嫁女

『神仙攘攘，飾甥居也。與人家婚嫁如一簇笙歌，兩行燭，夜深瘦，爵笑尙書。』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略，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釀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攜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銜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

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般尙書，其睡已甜，但辦吾事，相公偶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慚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賃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僨，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雲從，酒馥霧霏，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褰幃促之。俄婢媼數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卽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旣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入陰納阻中，僞醉隱几，頽然而寐。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旣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衆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籠，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不愧人間公子名，爲謀家室太多情；松娘顏色嬌娘德，只合青天誓死文。』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籍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普陀寺，備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略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卽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駭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卽留共榻。味爽，卽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尙擁被坐，僮入曰：『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襜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進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藝，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豔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粧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精約三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爲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遊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盤，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益劇，絕飲食。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

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僅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公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嘖頓忘精神，爲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盈，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盤闊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刀薄於紙，把釧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僂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纔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痒，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沈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己。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人，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雖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借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翌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誦生曰：「切嗟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訟解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即可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時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罷礙不得歸。

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湍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身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曙，回視舊居，無復開闔。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督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雷暴烈，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歿。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知爲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豔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妖術